

亦舒

我情愿和你跳舞

I wish to dance with you

亦舒 著



海南出版社

亦舒

我情愿和你跳舞

I wish to dance with you

亦舒 著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朋友刘家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情愿和你跳舞 / 亦舒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645-894-8

I.生… II.安… III.作品集-当代-中国 IV.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48707 号

我情愿和你跳舞

作 者: 亦舒

责任编辑: 陈飞扬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政编码: 57021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海口人民印刷一厂

出版日期: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x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0

字 数: 42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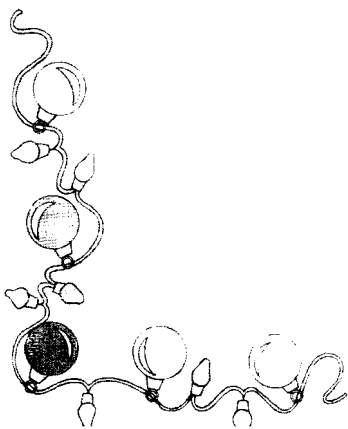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80645-894-8/ I.78

定 价: 20.00 元

我情愿和你跳舞

亦
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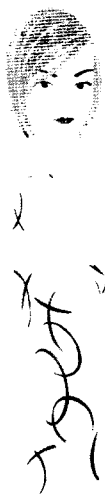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公司
2003·海口



亦舒精品

目 录

- 我情愿和你跳舞 (1)
- 一点旧一点新 (107)
- 一把青云 (213)





我情愿和你跳舞



我情愿和你跳舞

这一天，关锦婵其实不想出来，可是老同学朱穗英实在恳求得厉害，所以约了在角落咖啡室等。

穗英迟到，锦婵却不闷，咖啡店近海，她看着海滩出神。

正如穗英说：「锦婵，廿载同窗，迁就我这一回，救救我。」

讲得这样惶恐，不得不出来。

穗英是直性子，不会作弄人，锦婵信她真确有事。

来了。

车子停得歪七缠八，她忽忽奔进来。

锦婵站起招呼：「这里。」

穗英坐下，气略顺，从手袋取出一张照片，递给老同学看。

锦英心想：莫非穗英的丈夫有外遇，唉。

低头一看，发觉照片里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男的正是穗英的长子日升，他身边的少女却不是华裔：大眼睛、高鼻梁、黑色浓发，身段漫纱，是个美人儿。

「哎呀，」锦婵说：「可是波斯人？」

「好眼光，她是阿拉伯人。」穗英跌脚。

「只要不是丈夫有外遇，一切好办事。」

「亏你说得出。别安慰我了，阿裔，信回教，怪不可容。」

「穗英，你我受过大学教育，是个文明人，口气不可如此，大家都移民，早已放弃原先祖籍，成为加国公民，不可有歧视眼光，调转来说，唐人何尝不是少数可见族裔。」

穗英叹口气，「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那女孩的大哥结婚，请我去观礼。」

「我也去？」

「我实在没有勇气单枪匹马出席。」

锦婵好奇，「在回教寺院举行婚礼？」

「不，在假日酒店。」

「看，大家都已全盘西化，人家且不介意女儿与那人来往，你还想怎样？」

穗英发叹。

我情愿和你跳舞



亦舒精品集

打击太大，她怔怔落下泪来。

「年轻人约会，实属平常，你镇定些，给他们自由选择，过三两个月，保证换人。」

穗英低下头，「我教儿无方。」

锦婵握住她的手。

「时间到了没有？」

穗英点点头。

她们驾车往假日酒店。

还没走进大堂，穗英自手袋取出两方丝巾，自己先绑在头上，另一张交给锦婵。

锦婵不出声，用丝巾遮住头发。

立刻有人笑着走近招呼，欢迎她俩走进大堂。

仪式已经开始。

大堂不设座椅，亲友一层层围住花坛，大部份穿传统服饰，年轻人则穿西服，一组乐师奏出传统音乐，唢呐声刺耳响亮，鼓声邦邦，叫锦婵诧异。

更奇怪的事跟着来了。

只见几个穿深色长袍遮住头发的中年妇女忽然掀起咀唇，用力发出啸声，像野人宣战打仗模样。

锦婵蓦然想起，在国家地理杂志某期内读过，这啸声是表示庆祝。

可是她已经受惊，拉着穗英退到一角。

还没有完呢。

眼前一花，一个金发披肩，只穿胸衣纱裙的赤足舞娘跳了出来，开始扭动玲珑浮凸的身躯。

什么？

肚皮舞！

舞娘一边扭动，一边伸长双臂，引一对新人随着鼓声缓缓走向大堂中央的花坛接受长老祝福。

原来对他们来说，肚皮舞是老幼咸宜的大众娱乐，可登大雅婚礼之堂。

锦婵目瞪口呆。

她忽然垂头，投降。

她这样说：「穗英，我们走吧，我帮你同日升谈一谈。」

穗英没说道谢。

「你这个阿姨自幼帮日升补习法文，他会听你。」

「我当尽绵力，你叫他明早到我家来。」

她俩逃似离开现场，回到车内。

锦婵叹气，「什么种族和谐，你说，可怎样同他们做亲戚呢，理论归理论，现实是现实。」

穗英想一想：二对新人倒是穿西服，新娘那袭礼服甚有品味。」



我情愿和你跳舞

「新郎是金发儿。」

「肚皮舞娘也是欧裔。」

「啊，天下大同。」

两个中年太太有点歇斯底里般笑起来。

锦婵吁出一口气，「天下大同，说时容易做时难。」

「婚筵吃些什么？」

「带眼珠的羊头汤。」

「不会比鸡脚爪牛内脏更可怕吧。」

她们静默了。

穗英忽然疲倦，「锦婵，我想回家。」

「傻子，这里就是你家，还有什么家回不去了。」

「不，我想回耶稣的家。」

锦婵吓了一跳，连忙劝说：「这是为着什么呢，日升又不是说同阿拉伯女结婚，你别急急拉起警报，这样忧虑，对健康不好。」

穗英颓然，「邝佩美许就是这样生的癌。」

锦婵抬起头，「世上的确无人累得过华裔中年妇女。」

「说得好。」

锦婵轻轻说：「你看我就知道了，七岁南下，同时学粤语及英语，考奖学金往英国升学？回来做工贮钱，结婚生子，做两次大手术才生得一女，又再次移民，一生做得贼死，想起都觉吓人。」

穗英内疚，「是我不好引起你嗟叹。」

「别再讲我了，耶稣接你？你倒想，还要服侍孙儿呢。」

她们又笑。

两人像姐妹般紧紧拥抱一下。

第二天一早，锦婵听到车子引擎声，她张望一下，立刻去开门。

「日升，欢迎欢迎。」

那高大年轻人一脸阳光，眉宇间依稀像当年的穗英。

「锦姨有话同我说？」

「可不是，来，先喝一杯你喜欢的玫瑰普洱茶。」

日升坐下来。

「锦姨，明年我就大学毕业？不是小孩子了。」

「在爱你的人眼中，你永远是个蠢钝的小孩，讨厌你的人才会说：『不用替他担心，他不知多听话』。」

「锦姨说话一向有哲理。」

「日升，我不拉扯了，我与你妈都担心你现任女友并非德配。」

日升睁大眼，「你们见过王迪祺？」

轮到锦婵意外，「不，是那阿拉伯女。」

「耶思敏？」

我情愿和你跳舞





亦舒精品集

「阿拉伯人，回教徒。」

「你说的是耶思敏，我们只看过三场戏，吃过两餐饭，我们性格不大配合——」

锦婵站起来，如释重负，她举高双手这样说：「哈利路亚！」

日升大笑，「你们担心我同耶思敏？」

锦婵看着他。

「我十年内都不会结婚。」

「你妈知道吗？」

「这是我的私事。」

「你妈怀胎十月，生你下来，在她面前，你有什么私隐？」

日升看着她，「连开通和蔼的你都说这种话，锦姨，女人老了真有点可怕。」

「你这小子调侃起阿姨来。」

日升又笑。

「这个王迪祺，可是华人？」

「迪祺父亲在大学任机械工程科教授，什么时我介绍你认识，不过，我仍然不打算结婚。」

锦婵看着年轻人，「那岂非耽搁人家青春。」

日升这样答：「锦姨，彼此彼此，在此其间，我也赔上宝贵时间。」

「可是男性的青春期往往又长一点，你看，五十多岁伯伯仍拖着年轻女友。」

「锦姨，那些是社会畸形现象，作不得准，一般男性，倘若无财无势，到了一个时候，晚景堪虞。」

锦婵叹口气，「你长大了，讲话有纹理。」

日升有点惆怅，「可不是，长大了。」

「你比可恩大三岁，当年我到你家，你妈在厨房忙，我把你抱在膝上坐着说故事，记得吗？」

日升笑答：「记得。」

然後他们一起说：「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回。」

「锦姨，我还有些事，先走一步。」

锦姨送这小子出门。

忽然她想起，「藕色牡丹花开了，待我剪几枝给你带回去给母亲，她最喜欢这个。」

真没想到与日升谈话如此完美结束，锦婵满心欢喜，以後还可以易子而教。

她把花放进一只玻璃缸，交给日升。

日升脸色犹疑。

「不方便？让我自己送去好了。」



我情愿和你跳舞

「不，锦姨。」日升欲言还休。

「你还有话说？」

他忽然问：「可恩好吗？」

「很好，她明年进大学。」

日升仍然站着不走。

「日升，是什么事？」

日升搔搔头，「锦姨，这话不知该不该说。」

「关于什么事？但说不妨。」

「锦姨，有人看见可恩在上学期与男友在咖啡室，又有人见到她在纹身店里。」

锦姨笑容僵在脸上，「我不相信」四字即将冲口而出。

可是往年所受的教育压抑了她的冲动。

「有这种事？我必好好调查，你放心。」

日升见阿姨这样镇定，倒也安乐。

换了是他母亲，一定尖叫跺足。

日升终于开走了小跑车。

锦姨一个人站在花园里发叹。

会不会是日升故意中伤，她代他母亲教训他，所以他反击。

不，她自幼看着日升长大，他不是那样的人。

锦姨回到屋里，想了一想，驾车去学校去找女儿。

找到课室，敲门进去，只见黑压压坐满人，一位女教师转身双目炯炯看住她。

「可以帮你吗？」

锦姨轻轻说：「我找李可恩。」

「可恩今日告假，李太太你不知道吗？」老师狐疑。

锦姨耳畔嗡一声，一颗心像是沉到脚底。

她听见自己这样说：「可是，我忘记她去看牙医生。」

她道歉，退出课室。

李可恩去了什么地方？

她在一间纹身店。

她对一个荆棘图案爱不释手。

店主是一个中年妇女。

她对可恩说：「小姐，你不如先回学校，想清楚了才来。」

可恩抬头，「那么，我先做脐环。」

老板娘笑，「拿学生证来看看，够十八岁没有？否则，你母亲需陪你同来。」

可恩泄气，「你不做，我去别家，别人才不这么噜嗦。」

「回去上课。」

我情愿和你跳舞



亦舒精品集

可恩不出声，离开小店，把父亲买给她的跑车开走。

看看时间，已近中午，她驶回学校，忽然后面有警车呜呜追来，打灯号示意她停车。

可恩自觉并无犯规，可是也只得把车停在一边。

她探头出去，「什么事，警官？」

那警察吆喝：「坐好，别动，你驾驶的是一辆报失的车子，你有何解释？」

可恩呆住。

她伸手去取车辆登记文件，警察又说：「举起双手，取出驾驶执照。」

可恩啼笑皆非，一边举手，一边如何取物？

增援警察来到，探头一看，「小姐，请你下车，不要有大动作。」

可恩合作。

警察看过所有文件，证实无讹。

他对可恩说：「今晨你母亲不知你驾车离家，以为车子遇窃，来，我护送你回家。」

可恩明白过来。

东窗事发，母亲竟浪费警力缉捕她归家。

可恩无比反感。

她默默驾车回家

母亲开门出来，警察与她对话：「我是布朗督察。」

只见她打躬作揖，道歉道谢，销案，送走了制服人员。

关上门，立刻拉长面孔。

「可恩，出来。」

可恩站在母亲面前。

锦婵看着女儿，双手忽然颤抖，不知说什么话才好。

可恩先发制人：「叫警察抓我？你不可以等我回来？你太戏剧化，专擅小事化大，搞得人家下不了台，自己也下不了台，难怪父亲同你离婚。」

锦婵一听，气得连身子都发抖，她需握着沙发扶手，才不致像一个柏坚逊病人。

她想赏可恩一记耳光，但是举不起手，她从未打过可恩，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打人，她只觉心灰意冷，所有失败在刹那涌上心头。

她呕吐起来。

锦婵自己都吃惊，胃里所有残余食物一涌而出，她呛咳着蹲下。

可恩看到害怕，取来大毛巾搥着母亲的脸。

锦婵见到自己一身秽物，如此狼狈，更加痛恨自身。

她坐下喘气。

她挥挥手，对女儿说：「回学校去。」

「快放学了。」



我情愿和你跳舞

「去」

可恩只得出门去。

锦婵见她出门，又後悔起来，千方百计找了她来，又轰她走，为了什么？

也许，小孩也有难为之处。

她挣扎上床，额角痛得像要裂开，她呛咳着走上楼拨电话给穗英。

「请你来一趟。」

穗英二话不说：「立刻过来。」

锦婵清洁自己，淋浴、服药，捧着一杯黑咖啡，忽然落泪，颓然说：「老了。」

听见门铃，她抹去眼泪，开启大门。

穗英进来，放下水果。

「原来日升与那耶思敏早已分手——」

一眼看到老友浮肿面孔，立刻噤声。

锦婵低头，「我做人失败。」

「你怎样劝我户共勉之。」

「劝人容易。」

穗英说：「可不是，趟彤的女儿要嫁黑人，有人居然可以同她说：「不要紧，很快离婚。」

锦婵想笑又笑不出。

「是否李志明又来噜嗦？」

「不，他很好，按月汇赡养费，我们母女找他，最迟半日即覆。」

「那一定是你再次恋爱了。」

「我也想。是可恩变坏，我说给你听。」

穗英听得面色煞白。

听罢她大力顿足，「关锦婵女士，你已是死肉，你怎可这样处理母女冲突。」

「依你说怎么办，恳求孩子原谅，流着泪倾诉不该把她带到这万恶的世界来，忏悔自己尽了力，仍然做得不够好不够多，可是这样？」

「你怎么教训我？」

「我只得一张咀，会说不会做。」

「锦婵，我真觉得你应向女儿道歉。」

「永不。」

「锦婵，她是你的女儿，记得吗，六磅新生儿，一日喂九支奶。」

锦婵掩起脸号啕大哭。

「他们一出生我们已立於必败之地。」

穗英倒给她半杯拔兰地。

锦婵一饮而尽。

我情愿和你跳舞





亦舒精品集

「我打电话叫她回来。」

锦婵说：「她在上课。」

穗英老实不客气，「你倒想。」

她拨可恩的手提电话，说了半晌，这样说：「她就回来了，别再与她吵，慢慢理论，好不好？」

锦婵点点头。

穗英说：「我得回去工作，有事随时叫我。」

锦婵握住她手，心酸地说：「我只有你了。」

穗英叹口气，「彼此彼此。」

她走了以后，锦婵站门口石阶等女儿回来。

红色小跑车才出现在街角，她便急急奔出去，脚步浮，一跤摔倒，头先下地，作滚地葫芦，她还能爬起，「唉呀」一声，觉得下巴湿滑，伸手一摸，看到一掌血。

她不觉惊吓，只觉无奈。

这时可恩赶来扶起她。

她对女儿说：「可恩对不起。」

关锦婵失去知觉。

醒来已在医院里，可恩一身干固的铁锈色血渍，焦急地凝视母亲。

医生说：「醒了，李太太，你会完全复元，以后小心下楼梯。」

可恩松口气，伏在母亲身上。

锦婵问：「什么事？」

这三字出口，她才吃惊，原来她已不能移动发出正确的发音。

「你的下巴脱胶，已用鱼丝固定位置，唇咀爆裂缝线，一星期后来拆

线。」

「不能讲话？」锦婵含糊地问。

这医生很爱开玩笑：「是，暂时不能发威了。」

可恩忍不住嗤一声笑出来。

「李太太，你可以出院了，这几日吃流质。」

可恩扶着母亲出院。

子女大了，轮到他们照顾父母。

半夜，撞破的唇舌痛得她怪叫，起身服药，镜子里的她眉青鼻肿。

可恩过来探视，「妈妈，你没事？」

锦婵坐在床沿发叹。

不能讲话有不能讲话的好处，多讲多错，有什么好话讲出来呢，说不定以后她都会装聋作哑。

「妈妈，我已通知父亲。」

锦婵霍一声站起来反对。

可恩摊摊手，「别反对了，妈妈：你每日实施三反五反，逢李必反，我



我情愿和你跳舞

一个人怎样照顾你？」

锦婵又坐下。

「我知你不想见他。」

锦婵作不得声。

可恩低头，「我几时开始逃学？自从你与爸吵得厉害，整整一年，就是看见你俩自天亮吵到天黑，为财产、为赡养费、为着我、为着过去……只教我

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不能专心读书，有朋友教我松一松，给我一支烟，吸完感觉非常愉快，我又跟他们喝一杯，忘掉功课测验。」

锦婵恼怒，取过纸笔。

她用力写：「怪父母、怪社会，还有什么？」

可恩转身。

她拉住女儿又写：「非要十全十美环境才能栽培你成人？」

可恩也写：「我们不能沟通。」

她转身出门。

锦婵走进女儿房间，只见杂物凌乱，一地衣服书本有待收拾，写字台上放着一叠惹眼的红色字条，一看，原来是欠交功课的警告单，像小书那么厚。

锦婵气若，这样如何升大学？

她取来一只大垃圾袋，把可恩露脐小上衣及低腰喇叭裤统统扔进去预备丢掉。

忽然想起穗英警告，她犹疑了。

又把衣物从垃圾袋倒出，拿到洗衣房去洗净。

她怔怔地坐在洗衣机旁，衣物洗好乾透，她又插上熨斗熨好，取回房间。

整个晚上就这样消磨掉。

第二天一早，有人按铃，锦婵去开门。

她披头散发穿着运动衣，咀伤未愈，青肿难分。

门外站着她前夫李志明。

李志明一见她这个模样，也呆住了。

他把简单行李挪进屋内，「你伤得这样重？难怪可恩号啕大哭。」

锦婵示意他坐下。

她在纸上写了几行字给他看。

李志明一看，呆住。

他责问：「你怎么做的母亲，她吸毒、逃学、纹身，你是死人抑或活人？」

锦婵霍一声站起来，怒火中烧。

不知怎地，李志明总是有本事把她最坏一面带出来。

他继续吼：「我该做的全做了，你们母女好自为之！」

锦婵气得眼前发黑，苦在说不出话。

我情愿和你跳舞



亦舒精品集

就在这个时候，可恩红着双眼出现，她手上拿着一把精光闪闪八寸长牛肉尖刀。

这对前任夫妇吓了一跳。

可恩这样说：我这里有一把刀，你们既然痛恨对方，不如你插死他，我帮你解决的遗体，切成一块块，埋在後园，若不，你插死她，我也帮你把尸身载到海旁，扔进太平洋，人不知鬼不觉。」

锦婵听得呆了。

「还有更好的方法，你们两人杀死我，谁会知道呢，一个移民家庭，来了不久，又走了，谁关心？你俩的烦恼从此可获解决。」

可恩像是比父母还累，坐在他们面前，低下头。

室内一片静寂。

半晌，锦婵站起来，声音模糊，「可恩，妈妈与你一起去做心理辅导。」

李志明百思不得其解，「可恩，你想我怎么做？」

「你们不要再吵。」

李志明叹口气，「可恩，不如你跟我回东南亚，我下月将到北京公干，我替你安排，参加夏令营。」

可恩说：「不，我有朋友在这里。」

「什么朋友？」

「好朋友，我时时向他们倾诉。」

「向你提供毒品的朋友？」

「你有偏见，戴有色眼镜。」

「好，爸爸除下眼镜，你用什么，大麻？」

可恩点点头，「有时，我也试过服极乐丸。」

「这些都是违禁药品，你不怕有一日泥足深陷，染上毒瘾，万劫不复？」

可恩忽然软弱，「是，我怕。」

李志明握住女儿的手，「这是你叫我过来的原因？」

可恩又强硬起来，「不，我想你照顾妈妈。」

「我俩已经分手。」

轮到可恩问：「为什么？」

「可恩，父母离婚是很普通的悲剧，你应该接受。」

「你看她，她整个人变了，她憔悴、苍老、仇恨、封闭，你毁灭了她。」

锦婵咳嗽一声，用纸笔写：「我并不是那般不堪。」

可恩说：「看，她还停留在逃避否定阶段，她未能面对事实。」

李志明说：「我们现在需正视你的问题，李小姐，你尚未成年，我不想你做沉沦少女。终有一日冬夜瑟缩在慈善饭堂外等一碗热汤，你跟我走，让你可怜的母亲好好休息。」

锦婵发叹，她好久没听到任何人说出这样体贴的话来，更何况出自前夫嘴里。



我情愿和你跳舞

可恩也觉意外。

李志明拿出做父亲的样子来，「李可恩小姐，回房去，不准外出。」

他累极跌沙发里，闭上双眼，忽然口渴，说：「锦婵，给我一杯茶。」

锦婵不知如何，像往日那般，泡一杯浓冽玫瑰普洱，交到他手中。

李志明捧着茶盅喝口茶，感慨万千，他知道不能开口，一说话必定又再吵起来，说不定有人会拿起那把尖刀。

他喃喃自语，「老了，每次乘长途飞机都似脱层皮。」

他知道客房在什么地方，走上楼去，推开门，倒在床上，竟熟睡了。

锦婵见他只带一件轻便行李，知道他不可能逗留很久。

她到书房开启电视，呆呆看着荧幕。

这是一个旅游节目，镜头对牢巴黎罗浮宫博物馆入口，不知怎地，那座振翅欲飞的胜利女神像仍然放在同一位置上，二十年不变，同第一次与李志明去参拜罗浮宫时一模一样。

那边，可恩回到房里，发觉衣物都收拾过了？洗熨得发亮，走近闻到一股清香。

发生了这许多事，母亲仍然爱她。

她奔下楼，在书房找到母亲。

「妈妈，爸爸可是不走了」

锦婵转过头来，这样说：「十六岁的人了，应看将来。」

可恩知道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

「跟父亲去北京见识。」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你在夏令营，怎么会看到她？」

「我不去。」

可恩再转身，看到母亲的头歪在一边，已经昏睡。

他们为她筋疲力尽。

可恩回到楼上，电话已响了许久。

是她的损友。

「可恩，我在街角等你。」

「我爸来了，今晚不行。」

「我保证老人家已经入睡，出来吧，我们去跳舞，三千人舞会你去过没有？最劲音乐、还有，我买了你最喜欢的琵琶牌小瓶气酒，不出来你会後悔。」

可恩沉吟。

「去两个小时即送你回来。」

可恩笑了，她的心已野，不愿困在屋中。

她披上外套，轻轻走到玄关，在母亲手袋取出钞票，塞进裤袋，开门，奔向黑夜。

我情愿和你跳舞



亦舒精品集

不知过了多久，锦婵被人推醒。

「锦婵？你还睡？女儿不见了。」

锦婵蓦然惊醒，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怔怔看着李志明。

锦婵弄错了时间空间，模糊地以为自己还在大学宿舍，李志明来叫她起身温习。

但是耳边听见的话竟是：「可恩不见了。」

她跳起来，奔到楼上，果然人去楼空。

李志明大跳大叫：「报警，报警。」

锦婵看一看时间，已是凌晨两点。

可恩并没有开走车子，这次警察也帮不上忙。

锦婵额上全是汗。

忽然她想起一件事，取起电话，按再拨钮，果然立刻有人回话：「今夜狂野舞会在西北区三十六街旧货仓举行，入场券每人廿元，迟者没有。」

锦婵抬起头，让李志明再听一次这段电话录音。

李志明立刻说：「我去把可恩带回来。」

锦婵点头，「我也去。」

她去车房驶出车子。

「可有地图？」

「有。」

锦婵一支箭般驶出车子，直奔西北区。

「离市区多远？」

「四十五分钟车程。」

李志明痛心的问：「可恩怎会变坏？」

「我没做好母亲。」

「你已尽力而为，你也是人。」

锦婵很久没有听到这样体恤的话，不禁泪盈於睫。

李志明又说：「是我不好，孩子需要父亲在身边管教。」

车子在黑夜中疾驶。

锦婵气恼略平，上次他们二人同心合意做一件事，是多久之前，感觉上自从可恩上学之後，默契已经荡然无存，没想到今日可恩又把他们拉到一起。

车子遇到一群呼啸的机车，司机穿着皮夹克皮裤，在公路上穿插挑畔。

锦婵一点也不客气，无惧地踏下油门，逢车过车。

李志明对前妻刮目相看。

到了西北区农地，锦婵停下车，用手电筒找地图查看。

李志明说：「不用看了，就在前边。」

只见农田附近停满车辆，在小路尽头，有灯火传出，隐约还听到乐声。

他俩下车，锦婵打开车尾箱，取出两双长统黑胶靴，「穿上吧」，她说。